

飛 亂 星 羣

張 資 平 著

上 海

光 華 書 局 刊

1931

一九三一年六月付印

一九三一年七月出版

1——3 000册

本書實售大洋一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剛踏出校門，美玲聽見後面有柔婉的女性的聲音在叫她，

Miss金！”

美玲忙翻轉頭來一看，原來是女宣教師迦麗美妮。

“啊，美妮先生！”

美玲停了脚步，儘望着美妮迦麗的像天使般的女真的姿態。

“從美國那邊有信來麼？”

迦麗美妮一面穿手套一面說。

“沒有。自從那回來了一封信後，一點消息都沒有。……”

“沒有信來了麼？你很擔心吧。不過，你媽媽還好？”

“託福了，在北京城教書。身體倒還好的樣子。

“只留你一個人在上海，很寂寞吧。不過，Miss金，你要多多做禱告，天父一定會賜幸福給你的。”

迦麗美妮伸出隻掌來拍了拍美玲的肩背，脚步輕輕地走向校門外去了。儘望着迦麗美妮的後影，美玲心裏在想，

“把剛才我所想的事公開了出來告訴迦麗美妮先生時，先生不知道如何地吃驚吧。”

不過到了這時候，她除了走這條路以外，再無路可走了。她在這樣地想着。

美玲下了這個決心之後，想寫信到美國告訴她的父親知道。寫了好幾次的信了，但終沒有投郵的勇氣。又母親那邊，也想寫信去和她商量，不知提筆過幾次了，但都是只寫了五六行，垂着眼淚的母親的幻影便浮到眼前來了。

“媽媽，你要原諒我啲！”

在這瞬間，她便會這樣地叫了一聲，把所寫的

信箋撕得粉碎，伏下去痛哭了。

但她有一位朋友。她想，當她把這個不容易的祕密說出來時，這個朋友一定會替她設法吧。不單會贊成她的計劃，同時也一定幫她去勸她的母親，允許她的要求吧。這個朋友算是她的唯一的知己。

這個朋友姓高名美英。她的父親是從法國回來的留學生，在法界洋涇濱附近開設有一家小旅館，專做外國人的生意。美玲和美英從十年前就開始做同學。

她倆最初相認識是在音樂學校教室裏習鋼琴的時候。她倆從高小第一年起就練習鋼琴。在那時候教鋼琴的先生或說，“今天是小的阿美兒先彈。”或又說“今天是大的阿美兒先彈。”她倆若是同一時候到來時，先生定叫她倆輪着練習，一先一後。

小的美兒是指美玲。她每次都要先生抱她坐到椅子上去。美英却很得意地自己會走上椅子上去，伸出她的十根可愛的小指頭，在打鍵盤。

她倆雖然是同歲數，但美英常常裝出做姊姊的態度，表示她勝美玲一着。

像這樣地經過了半年，一年之後，他倆漸次像真的姊妹般的，很相好了。每當到音樂教室裏去，

相碰着時，都會感着一種快感。

到後來，他倆單是每天見一次面不能滿足了。在每月之間，都有二三次的通信，各把自己的摯情吐露出來，彼此都沒有隱藏地把自己所想的事一一告訴了對手方。在美玲心裏却有一件事，不容易吐露出來給美英知道的。沒有看見美英時，常常這樣想，這次如看見她，告訴她知道吧。但是一見了面後，美玲又完全失掉了把這件事說出來的勇氣。

在高小畢業後，同學們都在準備投考音樂專門學校。美玲也和美英相約，打算一同考進去，專門習鋼琴科。但是，回到家裏來時，她又感着一個絕大的失望了，即是學費無從籌措。於是她更加覺的最得意的音樂智識去自爲生活不可了。

因爲她的父親金子明，也是音樂學校的老畢業生。于是他想去求那些舊日和父親同學的父執介紹一個小學教員的位置。但是，看見自己的姑母，因爲當了小學教員，在過那樣慘痛的生活，自己又有點不願意再蹈這個覆轍了。

在多方面她考慮過了後，結果唯有投身去當歌劇(Opera)的女優了。在過去，每天只是浸潤在嚴格的宗教教育裏面的她，覺得當女優這件事真

是像犯了可以給他們投進那個可怕的Hinnom 河裏那樣重大的罪惡了。想到這層，她是十二分痛苦的。

二

在她，有最重大的意義的時候，是××××年的二月廿日的下午。美玲因為要送一件新縫的紡綢夾衣和一個書包的刺繡到畢業成績展覽會場裏去，然後走到音樂教室裏來。恰恰美英習完了她的課程，正站在課堂門首，在等待着美玲。

“怎麼你今天來遲了呢？……”

美英抱着紫色的書包對她說。

“今天是裁縫科最後的一堂嘍，所以遲了一點。我想，一定碰不着你了，趕快地跑了來的。”

美玲以她的有媚力的眼睛，望了望美英。

“我今天帶了一件好東西來送你，等你習完了你的課程再給你吧。”

“那多謝你了。一定要給我嘍！到底是什麼東西？”

美玲一面說一面急急地跑進課堂裏去了。在

彈着鋼琴之間，也曾意識了兩次，美英要送給自己的到底是件什麼東西。

“彈得好。今天彈得好極了。”

她聽着教師這樣地稱讚她，忙急地走了出來。看見美英依着有枝沒葉的梧桐，在讀書。但她一看見美玲，就趕忙把書包進書包裏去了。

“美玲你送我送到k醫院那邊去好麼？”

“好的，我跟你去吧。”

“那麼，我把這個賞給你。”

美英裝出男性的神氣，把一個有光澤的，像信封一樣的紙袋兒，給了美玲。

“謝你了。什麼東西，裏面的？”

她一面說一面在打開那個紙袋來看，裏面是三張能夠奪目那樣美麗的，明信片大的像片。

“第一張是Mine. Sarah Bernhardt扮Cleopatra的相片。第二張是 Mrs. Sara Siddons，嗟，你也聽見過她的名字吧，是 1882 年在倫敦演戲時博得了最大聲名的女優，那就是扮The Fatal Marriage 的女主人公 Isabella 時候的相片。最後一張是扮Macbeth 夫人的Miss Ellen Terry的相片。你看，都是美人吧？……”

美英說着，儘凝視着美玲的臉，像還有什麼話要告訴她般的，

“這些都給我的麼？”

“是的，都送給你吧。Mrs. Siddons 的面貌有些像你的喲，”

美英態度正經地儘在比較 Mrs. Siddons 和美玲的臉。

在這瞬間，美玲儘在想，莫非自己的心事完全給美英猜破了？她又想，這時候是一個機會了，莫再錯過了，告訴她知道吧。但是，她仍然有點胆怯，不敢直說出來。

“謝謝你了，那末我拿去了呀。”

美玲把那些相片揣進衣袋裏後再慢慢地開始走路。她倆在途中談說了許多人情世故。過了T橋，走到 K 醫院面前來了時，美英折進了 S路。美玲看着她走後叫了黃包車，再折回頭，指向W路這邊來。她坐在車子上，很擔心會給路上的行人看見般地，偷偷的從衣袋裏取出那三張美人相片來看，她尤注意那張 Mrs. Siddons的相片。她看了好久，有些相信美英說的話了，自己的確有點似這個西洋的女優。

那時候，美玲是在w路的學校的第二寄宿舍裏寄宿。舍監也是個熱心的基督教信徒，所以她的當女優的計劃，更不告說出來和這位舍監林秀荃商量。她把那三張相片藏進裏衣的衣袋裏，走進寄宿舍裏來時，看見同室的姓郭的女生在依着騎樓唱英文讚美歌。姓郭的同學看見她，立即從樓上向着她叫，

“Miss 金，你有信嚟。你看見後會十分喜歡的信到來了。”

“從那裏寄來的？”

她急急地走上樓，踏進房裏，走到自己的書桌前，看見桌面上擱着兩封信。她一看見封面的字跡，知道一封是從美國的父親寄回來的，一封是從北京城的母親寄回來的。

“啊呀！”

她只說了這兩個字的感歎詞，不知道先拆那一封信好了。最後，還是覺得三四個月間完全斷了消息的父親的情況，有先知道的必要。於是她先把父親的來信啓封了。看見信封裏面沒有她心裏所期待着的銀行匯票，不免感着輕微的失望。父親的文字也寫得太潦草了，在一張信箋裏有好幾處看

不明白的。但是因爲思慕之情太深了，還是一行一句地念下去。最後她念到：

“……你來信說，想向江灣的姑母借拾塊錢，但給她拒絕了。我以爲這是意中的事。因爲我從前五元十元的向她借了不少的錢了，到今還沒有還她一文錢。她不借錢給你，你也不能怨恨她的。

“你說少女時代的衣飾已經到了革命期，不能不改製新的。我不是不承認你的說話。不過聖經裏不是說，生命優于糧食，而身體優于衣服麼？我以爲穿的衣服是無關重要的。江灣的姑母在音樂學校的時候，裏面還是穿祖父遺給下來的男人的襯衣呢。我現在在這裏，非常之窮，一時恐怕沒有錢寄來給你。你自己年紀也不小了，如果覺得困難，就該自己打算打算，講求一個獨立之道，不一定要在學校裏畢業的。現在的政府，對於女子教育，根本沒有誠意。在這樣的政府之下，也不會有好的女學校。縱令畢了業，又有什麼價值呢？或者不卒業，名譽還好些。……”

父親的信裏是這樣地寫了來的。她一邊讀，一

邊好像看見了那個無論做什麼事業都終歸失敗的父親的可憐的姿態，不像從前她所常看見的，每天只是在罵人的可怕的样子了。

美玲在拆開母親的信之前，再把父親的信重讀一過，讀到“如果覺得人世之困難，就該自己打算打算。講求一個獨立之道”這一行時，她覺得在這世界中，只有父親是我的知己了，我一定是最贊成，最承認他的計劃的。那末，自己的志望當然無須再寫信去問父親的了。

她又想，與其接父親的三十元五十元的匯票，不如得到這樣一封信——能促成自己的決意之一封信有意義。因為父親的信給了她以不少的勇氣。

美玲自己也驚異，何以這次讀父親的信不會流眼淚了。於是她再拆開母親寄來的信了。

“……聽見你身體平安，每天照常上課，母親便安心了。前次寄給你的紡綢，把衣裳做起了麼？舉行畢業禮時，要穿着那件新衣裳去。本想為你加製一件外套的，暫時怕無能力，望你忍耐一下吧。

“在北京非常之冷，溫度比上海低十多度，過了夜半十二點以後，如果打開窗門來看，滿天

滿地的，不是霜便是雪。庭園裏的樹枝，冷凍得一枝枝地在發亮。我再熬不住這樣的寒冷了。近來我的身體也不像你在家時那裏康健了。

“每天的工作都是自己親手做的，不見得怎樣的辛苦。不過，有一件事使我感覺麻煩的，就是公安局方面很注意你父親的行動。

“幼稚園的保姆們都尊敬我。小孩子也很親近我，但是公安局向師部報告了說我是社會主義者之妻。有一天，有一個營長走來訪我查問我近來的生活情形。但是據師部的副官說，他們對於我之為社會主義者之妻，像不十分注意。他們只是不滿意于我之為基督教徒。最初，我只當這裏的幼稚園是尋常的幼稚園，才領了他們的聘書。我如果早知道這個幼稚園是專為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們的公子小姐們而設立的時，我決不會老遠跑了來就任的。

“總之，這裏的土地是不適於我的身體，到三月間，我一定辭職的。我也曾寫信把我的意思告訴了江灣的姑母。……”

美玲讀到這裏，聽見下面叫吃飯了，她便和郭女士一同到飯堂裏來。

在吃飯的時候，父親的焦急的臉紅柔弱的憂鬱的母親的臉，交錯地浮到她的眼前樣。

三

美玲躺在寢床上，儘凝視着Siddons夫人的相片。同時覺得自己的意志是很堅決的，不會再動搖的了。她想等到郭女士睡着了後，就寫一封信給美英，請她幫忙自己，勸勸母親允許自己的志願。

她這樣地沉思着，不覺睡着了。等到自己醒來時，看見郭女士已熟睡下去了，於是她披了外衣起來，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美英。她正在。信，忽然聽見有救火的鐘聲。最初覺得是在遠處起了火，不理它。她仍然在寫信。但是過了一忽，救火的鐘聲愈响愈近了，她才着驚，打開窗門一望，原來是自己的學校那邊發了火，紅焰冲天，火星遮蔽半天空了。

寄宿舍的女生們都走到窗口邊來望天上的紅雲和飛散着的火星。不久，有一個同學走來報信，說發火地點的確是她們的女學校了。美玲聽見是自己的學校遭了火災，便聯想到自己今天下午才

送去出品的新縫的夾衣和書包的刺繡，心裏覺得十分可惜。

郭女士儘擔心着住在校堂附近的一個同學。美玲在這時候，自然而然地跪在桌子面前，閉着眼睛，儘在呼上帝嗟！上帝嗟！……。于是她起了一個幻覺，即是學校屹立在猛烈的火焰中，仍然不會被焚。她又像看見女教師迦麗美妮的崇美的姿態，她立在濛濛的濃煙裏面。但是到後來，看見那邊的火神之舌愈舐愈廣了，學校決不能幸免了。于是美玲懊悔起來。

“爲什麼把那包出品這樣急就送到事務所裏去了呢？那件紡綢夾旗袍是母親在寒冷的風雪中拚命掙來的錢買給我的唯一的外衣。如果那件外衣也燒掉了時，怎樣對得住母親嗟！這完全是自己弄錯了！那裏還有能力再縫那樣的衣服！……”

美玲儘在痴想那件紡綢夾衣。這是她費了幾天的功夫才裁縫出來的最時髦的外衣。現在是徒勞的了。

美玲和同學們再走到距學校不遠的地方來望望，果然是只剩灰燼了。她想昨晚上儘在懇求天父，但結局還是一個幻想。

九點多鐘的時候，美英走了來，立在門前約談了十多分鐘話，她就回去了。美玲因想到寫了一封信給她的，還擱在家裏，同時再想了一想，自己的志願好不好給他知道呢？到後來，還是把那封信抑留着不發了。

又過了一天，美玲才到學校那邊去望望。她是想憑吊憑吊一下學校的遺跡。她走到展覽會事務所，儘凝視着尙未燒燼的樑木，不禁流了眼淚來。迦麗美妮也走來了，攀着美玲的肩背。

“這是上帝給我們的一個試練嚟。真的是一個大大的試練！”

她說了後，也是儘痴望着她每日教課的音樂教室的遺跡。

過了一星期在梵王渡的某教會商借了幾間房子做臨時的教室，已由學校來信通知了。在那邊沒有上够二十天的課，也不再舉行考試，就算卒業了。一班卒業生還是懷戀着舊日的課堂，都走到原來的學校的遺址，一同拍了照，都流着眼淚分別了，同宿舍的郭女士和韓女士畢業後回故鄉去了。美玲和一個同學謝女士，一同到南站去送別。在平日最愛強的郭女士，到了今天，不知是何緣故也惜

別起來，不住地在流淚。因為趕不上她們所想搭的那班火車，只好候到下午一點半搭第二次的火車了。四個人便走到一家小飯館裏來，一同吃了一餐午飯。在那邊四個人相對着流淚，相對着合掌向天父做了一番禱告。

由姑母那邊轉寄了母親的一封信來，她在信裏說，準于一星期後動身回上海。她雖然討厭那個姑母，但是因為想見母親，過了一星期後，沒奈何走到江灣姑母的家裏來。才踏進門，就看見母親臉色蒼白地垂着淚走出來迎她。

看見母親的那樣疲倦而癯瘦的臉兒，美玲一句話也不會說了。坐在前廳裏，就埋首到衣袖上，嗚咽起來了。

從杭州女子師範畢了業回來的嗽芳表姊，很親切地走過來安慰她。和她一直談到傍晚的時分，也一同唱了二三首平時喜歡唱的讚美歌，就回到寄宿舍裏來。但是一想到“父親那邊沒有錢寄來了，母親的身體又那樣的不康健，往後生活該怎樣呢，”一晚上連一個瞌睡都沒有打過，只是眼睜睜地坐到天亮。

“還是決意實行自己的志願吧。”